



列傳卷第五十九

宋史三百

開府儀同三司權輿國事直書右丞相檢校國史領經筵事都總執事等奉
勅修

楊偕

王公子鼎

杜杞

楊旼

周淇

徐的

姚仲孫

陳太素

馬子哥
杜胃

李虛已

張傳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
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為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
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沂

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
瓦石為黃金者乎就借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借曰吾
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
出戶失所之在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
試學士院不中改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
邊事復召試不赴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審刑院
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宋綬薦為監察御史改殿中
侍御史與曹脩古連疏言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貶太
常博士監舒州稅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
御史為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廢借與孔道輔范

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借止罰金秀言願得與道輔
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借復上
疏諫上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季
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借以謂致仕用優賢
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
吏部流內銓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
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贓數萬守恩流嶺南明年
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元
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沒借聞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曰
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

俟比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為陝西經畧使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借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減戍兵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為解爾竦復奏借不忠沮邊計借爭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借又以為擾民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為兵借復言方今兵不為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借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詔借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借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

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諭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借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總管節度中人不服捧檄訴借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即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北詔脩寧遠砦借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借民力利

一也內禦崑崙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
 我據其要則河水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
 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
 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東芻斗粟費
 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
 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
 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
 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
 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脩
 寧遠若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

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
 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
 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為界也宜諭偕速脩復寧遠以
 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賜
 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
 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接阻
 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
 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間日入對
 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
 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

陣于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借刀
 楮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
 院復以為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借以謂連
 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
 素歐陽脩蔡襄累章劾奏借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
 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
 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借借不自安乃求知
 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借
 合言於朝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
 人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

大夫請老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於其歸特賜宴旨
 召問賜不拜卒遺奏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
 郎借性剛而忠朴敢為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
 以為迂闊難用與人少合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
 五卷集十卷子忱慤皆有雋才蚤卒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秘
 書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改相州觀察推官
 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為審刑院
 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纒定
 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

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具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已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為耒耜以剽虜為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軟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洛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

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曷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坳牧以其地為屯田發後卒刑徒田之歲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為利今人以為害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為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

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而通判洺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溉田沿方遷監察御史即上書駁軫說帝雖嘉之而不即行語在河渠志時樞密副使晏殊以笏擊從者折齒知開封府陳堯咨判官張宗誨日嗜酒惰事沿皆彈奏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減諸縣秋稅十二三還為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飢民所至不俟詔發官廩濟之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

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減而強壯悉為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救處罪多重於律以緡估罪者救以緡直代之律坐髡鈇而役者救黥竄以為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以繁文罔之而寘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緡估黥竄為卒者止從髡鈇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被詔鞫曹汭獄于真定府遷殿中侍御史母喪服除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為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

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為三司戶部副使徙益鐵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將減卒成就食內地詔與知州總管鈐轄等議沿即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為不可復下沿邊都監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取責小人哉諮惡其言奏罷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

直學士右司郎中為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第昔城為砦以羸師誘賊賊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為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為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

論多齟齬初興河北水利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為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為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然真定之獄人以為沿傳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大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舉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吏至微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為三虎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

以毋效三虎為也仲淹等罷鼎與紘綽皆為人所言時鼎提點兩浙刑獄降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恂恂謀劫囚鼎因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眾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明年河北大飢人相食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鼎為

條教禁止時盜販茶鹽者眾一切杖遣之監司數以
為言鼎弗為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賊益急所劾
舉不避貴勢召為開封府判官改鹽鐵判官累遷司
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
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為
不可永德橫猾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
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
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
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
因奏計京師持遺權畧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

事無大小必出於己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
後為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為重輕官舟禁私載
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為奸有能居販自贍者
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運鼎為移州縣督償之舟人
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為三司
鹽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拯素強然無如之
何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
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
鼎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其弟嘗知臨邛
縣轉運使選攝新繁新繁多職田斗粟不以自入奉

使契丹得千緜散之族人一日盡所至不擾唯市飲
食日用物增直以償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
養儉約當官明敏強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
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藥餌皆手自扁鑷
至路州八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奮悉
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
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為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豫
為人不事羈檢以大理事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
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杜杞字偉長文錫蔭補將作監王溥知建陽縣強敏

有才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
重罪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橫州時安化蠻寇邊
殺知宜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
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
阻可屯兵為援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
識權變練達嶺外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改通
判真州徙知解州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掠商
鄧均房焚光化軍授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
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有眾數千襲破
環州帶溪普義鎮寧若嶺外騷然擢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行次真州先遣
急通以書諭蠻聽其自新次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
校出獄囚脫其械使入洞說賊不聽乃勒兵攻破白
崖黃坭九居山砦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
環州賊散走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
謂將佐曰賊以窮感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
以數叛不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為曼陀羅酒大會環
州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
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史梅堯勳杞殺降
失信詔戒諭之為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玉音

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殺降者
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未敢受命因為行
賞蕃酋率衆千餘內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劫邊戶掠
馬牛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
夏人不償所掠則酋不可得既而兵亦罷去杞性強
記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
矣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
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有奏議十二卷兄植以文
雅知名累任監司終少府監弟樞亦強敏為比部員
外郎有張彥方者温成皇后母越國夫人客也坐奸

利論死語連越國夫人開封不敢窮治執政以后故亦不復詰獄上中書遣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升之權倖切齒於樞前此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樞嘗出班問其故至是蓋累月矣坐是罪樞絀監衡州稅卒

楊旼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慶曆三年湖南徭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懼及戰孤漿峒前軍

血大兵悉潰旼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以功遷太常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帝遣御史按視還言旼嘗戰山下人樂為用今欲殄賊非旼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旼至皆恐畏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使出峒授田為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旼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糧據峒穴其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旼即領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旼感瘴疾歸蠻平願還舊官改尚書

四百令十不
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召還為三司戶部判官
奉使河東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門外辭
以喪服不敢見仁宗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即日
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
盜敗至韶州會張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將
濟敗令蘇緘棄英州將借焚糧儲及召开贇岑宗閔
王從政退保韶州賊勢愈熾敗不能抗遂殺蔣偕王
正倫敗陳曙復據邕州敗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
降為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明年又降為太常博士
歲終徙邠州復起居舍人為河東轉運使入為三司

戶部副使遷吏部員外郎奉使契丹以曾伯祖業嘗
陷虜辭不行河北舊以土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
易以他州絹敗既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密陳其不
可久之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內銓上言
願擇宗室之賢者使侍膳禁中為宗廟計嘉祐三年
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復上疏曰漢成帝時日
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屢絕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
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
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敗當草制封還詞頭
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

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鎮重名器也今
 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報
 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改言為是當罷
 珣等所遷官倘以為非乞復令改命詞不允進龍圖
 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改上言洪
 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
 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
 大水為沴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
 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
 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

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
 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温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
 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廟為祠殿
 舊制內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為僥倖乃更定歲
 數倍之改言文臣七遷而內侍始得一磨勘為不均
 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
 無勞而嘗坐罪徙者即倍其年議者謂改以士人比
 闈寺為失卒贈右諫議大夫改出於將家折節喜學
 問為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即焚之與士
 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

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為郡待客雖監司菓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平贈講讀官御飛白書扇遣使特賜置其柩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進士甲科為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設方畧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

人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鄧州羨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漑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為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胥離析為弊欺湛為立勘同法咸減天下計帳七千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混無紀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為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姓巧於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

二事且許民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為戶部判官又為夔州路轉運使雲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產責不已湛為蠲鹽課而省輸薪茅判益鐵匄院以太

常少卿直昭文館為江淮制置發運使陞辭仁宗誠以毋納包苴于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言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百事天資強記吏胥滿前一見輒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十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為利除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覆而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覆其濫者拜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為害湛至

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擄人徙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裁捐居民第為官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也况聞湛明著律令約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罪不敢訴郡從事高直溫夏竦子婿也竦邸店最廣故加譖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道木在道側既止其侵地則木在中衢固宜翦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衆汲舊井四廢而復興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

是非明垂獎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是傷風敗俗貽患於後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郡於湛不為重輕但國家舉錯有所未安奉職者將何以勸邪未幾卒湛為人脫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瘡瘍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徙州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使辦役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為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

民皆使之遷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屬歲飢出米為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至宜州慰曉之曰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義為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為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通相察不然皆爾

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猾橫不法為里人害
 的發其奸竄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為淮南江浙荆
 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臯縣漕河詔未
 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濬治之出滯益三百萬計得錢
 八百萬緡遂為制置發運使軍賊王倫起山東轉掠
 淮南的團兵待之會青州改遣裨將傅永吉追殺入
 歷陽的與賞遷工部郎中復治泰州西溪河發積益
 加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寇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
 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
 既還蠻復叛除使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

降者復以其欽景石以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
 討平之斬其酋熊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論曰宋承平時書生知兵者蓋寡偕沿數上書言邊
 事策畫論議有得有失固皆一時之俊畋由將家子
 力學第進士再討猶賊前勝後敗兵家之常也祀的
 俱以征宜州蠻立功祀則殺降失信的則招徠以恩
 其優劣槩可見矣湛強敏所至有治績史稱善射抑
 亦文臣之習武事者歟鼎性孝友自奉甚約而疎於
 財居官清辨土俗有生子不舉者輒禁之獨發摘吏
 奸貽衆怒或以虎目之豈其然乎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
 因家焉父曄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
 事母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
 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官捕
 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
 之耶仲孫曰幸毋遽決莫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
 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按
 覈獄全活數十人資州更二守皆憮老事多決於仲
 孫改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
 積于道間為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為

券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
 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
 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徙濼州歲旱飢有詔
 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孫既至州立劾主
 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王駿守
 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為右司諫入內都知閻文應求
 為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曰方帝齊宿太廟而文應
 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實
 毒者出文應為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奏乃
 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戶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
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今諸寺
卿至前行即中三十五員貼近職者猶不在數若以
年勞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艱其選以
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
是諸路復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為省府官仲孫請第
其課為三等計黜之即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三司
戶部度支益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
婦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婦一夕復完權知大名

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
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陝西都轉運使未行
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
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
吏詐為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日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為大理評
斷官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
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為推
原人情以傳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為不及雖號明習
法令然所論建亦或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

字四百令五个
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
也歷知江陰軍兗州明州有治跡在大理耳疾數求
罷執政以為任職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
素家行脩治尤喜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文
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壽
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
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
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飢人或群入富家掠困
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爾其情與強盜異奏
得減死論著為例終司農卿又有杜魯者濮州人為

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
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
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
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湏其已死乃有殺
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
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
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
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為令

李虛已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徙閩遂家
建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

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偽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
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為衢州司理
參軍母老棄官以歸虛已亦中進士第歷沈丘縣尉
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
召知榮州未行改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
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
書為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群臣以治最聞
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
時虛已被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
為批其紙尾曰虛已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為郡

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賜五品服又賜其祖
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兩制三館儒臣徧
閱所批詔其後以南郊恩封群臣母妻虛已又請罷
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為榮會遣使察川
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已與薛顏邵曄查道數
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以便親請通
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尚無恙虛已雙
輦迎待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遂
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已為侍御史出提點荆
湖南路刑獄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為龍

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真宗稱其儒雅
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
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尚書工部侍
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
已分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
法免官不復言仕初太宗既賜虛已錢翌日以語宰
相曰虛已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以所予
乃五十萬帝知其誤由是詔群臣以章獻者閤門勿
受皆由中書門下閱而上之然論者謂虛已父子篤
行家其貧雖人立一時之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治

家有法閤門之內肅如也虛已虛舟又以孝友清慎
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為尚書金部郎中定為司農少
卿為吏頗有能名虛已喜為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
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詞詩雖工而
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傳字巖卿唐初功臣公謹之裔祖播為亳州團練
副使子孫因為譙人傳進士及第稍遷秘書省著作
佐郎知奉符縣時方脩會真宮天書觀及增治岳祠
以辦事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用東岳帝號還

薦之知楚州會歲飢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
 曰民轉死溝壑矣報可待邪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
 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獎之提點江西刑獄徙江
 東就除轉運使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會河決濟北民
 多被害命安撫京東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兩浙轉運
 使改荆湖北路復為益鐵判官再遷兵部為陝西轉
 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乏因
 言馮翊華陰積粟多可運二十萬石繇三門下濟之
 遂留為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進三司度支
 副使以疾請外遷太常少卿知應天府逾月為右諫

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知應天府遂以
 工部侍郎致仕卒傳強力治事七為監司所至審覈
 簿書苟植奸隱州縣憚之傳曰奚為我憚哉吾所以
 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不
 復犯法矣人亦以為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
 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
 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偽傳見之訊以唐事術士
 語屈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
 進士第獻可有吏稱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

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治言師出遊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再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敬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柰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糶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攻大理寺寺丞為本寺詳斷官歷知慎仁和二縣再遷太常博士知南雄州徙潮州除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鐵判官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

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糶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剥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陛下誠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賊盜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况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危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

臣朝夕圖議而抹正之帝納其言為罷諸宮觀兵衛
又命官除無名之費以鉅萬計淮浙鹽利不登命獻
卿徃經度之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繕錢甚衆會其兄
為鹽鐵副使徙開封府判官朝廷擇陝西轉運使宰
相連進數人不稱旨他日獻卿在所擬中帝曰此可
以除陝西轉運使時邊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
擅於武英州鑿邊壕置堡砦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
罷之未幾賊果至殺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徙京西因
入對甚言趙振堪將帥范仲淹明鎬可大用及條上
邊策甚備除福建轉運使遷判三司鹽鐵鈔院累遷
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知浙南歷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暴風江潮溢
決堤獻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為便還
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最後知應天府以刑部
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為嵐州團練
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
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
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貫之衆皆呼悅乃率屬
將吏脩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

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欽若以狀聞召為秘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預脩冊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歲大飢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生者千餘人天禧中坐薦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疎已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為湖南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又坐嘗

課校太清樓書字非偽誤而從易妄判竄之降直史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為左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時朝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脩撰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強記為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過從易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

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為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為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以尚書刑部員外郎為吳越國用禮副使

揚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鄆陵縣主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秘書丞咸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二州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事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南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失薦迭降監陳州酒徒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戶部勾院遷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

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真宗潘邸
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毫
州卒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
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
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
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禧中使
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傍卒拯之
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
辭不受謂以為歟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
易並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

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
十二卷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為能吏太
素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
卓犖大節及為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
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可尚哉

列傳卷第五十九

列傳卷第六十

宋史三百一

開儀同三司上柱國鎮國軍節度使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賈等奉勅修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瑊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張秉

張擇行

鄭向

郭稹

趙賀

高覲

袁抗

徐起

張吉

齊廓

鄭驤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丘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

字三百二十三
知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為戶部判
官祀南郊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鈎取無
法至道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
遷工部郎中真宗幸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
判開拆司出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
震城堞摧圯無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若州不可守
聽便宜南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闕諸
門悉所部兵陣以代之騎傳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
莫測也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壁不
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宣

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
徙真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宗代肅嗣宗與肅有
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
利遣吏彊市民羊買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肅
近臣不欲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章示之肅引伏以
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久之徙武昌安
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寧軍節度副使徙泗
州又徙泰州卒子調終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路轉
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辨進士及第

為利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
官預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竒其占對詳敏
召試中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
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
潘羅支使自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
而靈州陷還為三司戶部判官詢自以為遇主知屢
上書陳論西北事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
邊督戰募遊手擊賊又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傳潛
楊瓊敗當誅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
十事其言甚壯帝欲命知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

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去實降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
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折司坐議天書出知濠州
為湖北轉運使擅假驛馬與邵曄子省親疾而馬死
奪官一級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州為陝西轉運使
坐薦舉朱能貶懷州團練副使又以善寇準徙池州
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州復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
知荆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龍圖閣直
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流內銓為翰林
侍讀學士羣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仁宗御邇
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

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知政事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為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片中以至貴顯

夷簡力也

馬元方字景山濮州鄆城人父應圖嘗知頓丘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為浮屠間行求父尸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為官其兄元吉元方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為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諸將討李繼遷關輔轉餉踰瀚海多失亡獨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為御史臺推勘官遷殿中丞戶部使陳恕奏為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

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千頃為京東轉運副使遷轉
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毆知州蔣信降知宿州下詔
切責之徙滑州為京西轉運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
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衆論不以為允
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謗也王旦曰元方
盡心營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議而醜言詆之
所以賈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俊邪歲餘以煩苛罷
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留再
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至兵
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
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為從事向敏
中至亦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
田時居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
拜監察御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宫又用丁謂奏起
通判亳州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
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以便交易
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
權其出入未報及寇城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
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

支為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內寇特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為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瑛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才盛等復起為盜瑛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會施州蠻叛轉運使移戡權領施州先是成

仰他州餽糧瑛至請募人入米償以益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招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為高州官族未幾溪南蠻復內寇瑛率眾擒其酋領戮之以白芳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就除大理寺丞知開州遷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以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真宗祀汾陰王嗣宗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為開封府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夷爾功已試其為朕鎮撫之命為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多剛縣酋斗望劫

瀘州燒涪井監殺官吏城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
幟踰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
吏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為誓門
橫竹繫猫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劍謂之打
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城
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
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帝遣
內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城奏夷人嘗於
二年春燒涪井監殺吏民既赦貸其罪復來寇邊聲

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之不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
榮富順監諸夷競起為患也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
芳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涪井溪轉鬪凡十一陣破
之夷人相率來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
旅拒不從城命懷信分兵拔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
順進戰思晏江口斗望守始驚遽勢稍却明日復分
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格戰城乘其後大破之斗望
衆萬餘器不能軍溺死者衆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十
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為寧遠指揮使守涪井監更建
砦柵濬二壕以環之就加侍御史召為三司鹽鐵判

官逾月出為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城視後
 河上隄墊數里眾皆奔潰而城獨留自若須臾水為
 折去眾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和以來河
 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士兵其實益三分之一而塞
 下軍諸不給請行入中鑿頭便糴三說之法入為三
 口度支副使大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
 州仁宗即位遷給事中城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
 城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
 州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既而
 以歲飢罷後城言病民者特捷芻耳幸調率已集若

積之經年則朽腐為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
 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
 秦州又坐失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
 有議茶法者帝訪以利害城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
 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
 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知
 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
 婦齊體柰何毆致死邪城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
 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
 而卒城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

字三百九十八个
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城始性頗疎財通音律知術
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秘書
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安丘縣三司辟為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為本寺
檢法官監都進奏院通判亳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
登聞鼓院出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為開封府判官
使契丹還為兩浙轉運副使未行會青徐饑改京東
轉運使因請江淮陝西輔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
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並堤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

史館徙益州轉運使又徙江淮制置發運使還歷三
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太常少卿以右諫議大
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時
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有詔析戶版為十等第賦
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為
已業人苦其擾又陝西奏收市益梓利路溪洞馬而
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遷勾當三班院知
通進銀臺司聞後為守者其政不便蜀人因進對猶
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生事遷給事
中以龍圖閣學士知澶州召權知開封府吏械囚不

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判太常司農寺同知審官院
 卒日嚴初為益州轉運使無他治能及知益州頗為
 蜀人所信愛兄日華歷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
 每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適勁與里
 中富人楊士元同學既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資遺
 行簡謝不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
 陵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為父書逐出之累訴
 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秘書省著作郎
 再遷太常博士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為監察

御史王旦數稱其才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陝
 西旱蝗命往安撫發倉粟救之絕又蠲耀州積年逋
 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尚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
 閣命講周易問訪大臣能否行簡所對無怨昵各道
 其所長人以為長者久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
 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外得知河中府徙號
 州卒

章頻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頔皆以進士試禮部
 預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頻即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
 擢第自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

九隴縣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偽為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復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入為監察御史頻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徒知長洲縣天禧初增置諫官御史十二人頻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陳毫間民訛言兵起者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為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瑤殺從子溫裕并其財遣往按治士瑤佞誅又詔鞠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依倚后家受賕使人市

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右故不問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頻雅善丁謂謂貶左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咸輸租稅而已至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頻疏以為不可徙知潭州改廣西轉運使擢宜州守令員暴不法既罷去反訟頻子許嘗被刑而冒奏為秘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州復入為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飭棺又具鼓吹

四百令九
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
其柩以歸訪官三班奉職即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溧陽樂城縣
主簿遷大理寺丞監真定府稅知金堂夏津二縣再
遷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壻也怙勢聽獄
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
聞其事奏為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
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復
還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
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

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
岡異消王氣今裡柴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
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異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
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潘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
然之為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史歷京西河東河北
轉運副使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汴倉納糧綱槩
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或杖背徒重後琰始奏
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積遷至尚書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為青人祖成五
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

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
 世傳以為寶父覺見儒林傳宥幼孤不好弄長讀書
 屬文不雜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
 籍遷集賢校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
 去者相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
 之每旬閱視所活甚衆或殺人以來十石給傭者使
 就獄曰我重賄吏爾必一死宥得其情論如法提點
 荆湖刑獄權戶部判官州轉運使判戶部勾院知
 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
 攝事中廢且久止差從宥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

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
 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伸其
 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闔門不救降秘書監致仕起分
 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留司御史臺卒宥性清介然
 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別業以券畀
 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秘書丞
 通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款太祖
 召見勞賜良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
 興國中即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土人罕習舟楫取

峽江中競渡者給漕運後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
 威權軍分隸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累遷荆湖江浙
 等道制置茶鹽副使卒未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
 速善書翰太宗喜之擢真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
 宣州遷監察御史深為宰相趙普所器以弟之妻
 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
 會以趙昌言為制置茶鹽使兼與薛映副之入為右
 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以撰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
 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阮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
 掌誥多退為行內諸曹即至是用此制其後進改多

優遷首曹遂隳舊制矣要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直
 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敘用官制有
 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誣上覽之曰若此則是先朝
 失刑矣遂除兼左諫議大夫連知潁襄二州徙鳳翔
 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些小錢未行改江陵丁母憂起
 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上
 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垂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
 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
 以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拜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
 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

四百一十一
王青刑
試東封路服勤辭學經明行脩舉人出知永興軍府
會祀汾陰為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
學士復知并州將行懇求御詩為餞上為作五言賜
之徙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秉典藩府
無顯赫譽及再至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奕雖
久踐中外然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飭
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
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
主簿自宣州觀察推官為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
將陸塞決河衆欲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為不可皆笑
其怯既而舟果覆擇行坐堤上董役婦卒不漬除監
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
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
河北兵多財不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遷侍御史
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累遷吏部員外郎御
史皆言宰相陳執中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為
主命妾笞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
語除戶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舉兗州仙源縣景靈
宮踰年而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蔡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戶部判官脩起居注遷度支員外郎為鹽鐵判官出為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為便復為鹽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著開皇紀三十卷撫拾遺事頗有補焉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為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

河南時孫奭馮元弼判監事因奏稹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留居二出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益可復薦為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稹與賈昌朝赴中書言試講說而稹固辭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馮元知河陽辟為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為三司度支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稹一發中走免眾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既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暴感

風眩卒稹性和易文思敏贍尤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諧聚古書畫不計其貲購求之婦張悍嫉無子初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稹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語在禮志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府元方為并州有勤留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蘄則活饑氓在江寧則直寃獄吏之良者歟然皆不能無小累也日嚴行簡臨政視秉擇行向稹雖無瑕可指亦皆無赫赫名詢以厚呂夷簡復致貴顯城頰坐

善丁謂並遭斥謫固無足議者琰言謂奸邪不當用

南郊恩牽復曲唐袁高論執盧杞正相類識者避之

趙賀字餘慶封封丘人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

輒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

補臨朐縣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中

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

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

大理評事鹽池吏欺緡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

悉得其奸契丹入寇真宗決策澶淵遣使八人省州

縣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東改殿中丞歷通判明州

宿州徙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事
更被賀多所究詰人目為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
也召權二司戶部判官真補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
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
獄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為江淮制置
發運使發運司占隸三司軍將分部漕船舊皆由主
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
至不能堪其後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為三
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能得施歲漕米溢
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多

湮廢水侵民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其事
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
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戶部
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祿卿
入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
判宗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濠州改廬州遷給
事中復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
運使李中庸薦改官中庸沒無子賀為主葬圖其象
歲時祀于家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覲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為嘉興縣主簿後

以孫奭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覲陳說利害不報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召為三司戶部判官安撫河北還為京西轉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碛麗水二峽地出金官者挾富人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覲曰聚眾山谷間與夷獠雜處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章獻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覲又極論其不可坐矢察嘉州守張約受賕貶通判杭州徙知福州入為三司鹽鐵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復入戶部為鹽鐵副使遷右諫議大夫

河東都轉運使加集賢院學士判尚書刑部進給事中知單州卒子秉常為梓州路轉運使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陽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叅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治舟且至抗即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浙東叛卒鄂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趣占城

鄰未必死後果得鄰於占城還為度支三司判官以尚書金部員外郎為梓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二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用是年郊祀蠲其數之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者卻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金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為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矣為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遷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抗喜成書至萬

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為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隰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開拆司歷開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者既去官吏將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為之空乃下約束禁止之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繫獄其徒欲劫之起聞亟往按誅之分其徒隸他州徙江西知徐州就為轉運使募富室得

米十七萬斛賑餓殍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洪州徙兗州有都巡檢虐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為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巡檢復為度支判官累遷秘書監知湖州卒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嵩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參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劇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為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鬪流

矢中臂不顧猶手以數千人擢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拯荒之策命知安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既而浚渾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為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絲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州

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晝夜開門率兵擊賊
小郤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積草賊
望見以為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隨
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舉材堪
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
陽脩復言其鷲或有謀略除閣門使固辭進工部郎
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荆南
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
判西京御史臺尋卒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

遷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
路刑獄潭州鞠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
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
民丁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
廓奏蠲除之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為江淮西
南轉運使時初兼按察同時奉使者競為苛刻邀聲
名獨廓奉法如平時人以為長厚入判鹽鐵鈔院加
史館知荆南府徙明舒湖三州積官光祿卿直秘閣
以疾分司南京改秘書監卒廓寬柔恭謹人犯之不
校弟唐為吉州司理叅軍博覽強記嘗舉賢良方正

對策八等越州蔣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
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者於是罷唐令歸侍養
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之

鄭驥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更慶汝鄭秦州推官
改秘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僉書衛州判
官事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驥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
藏庫遷太常博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為三司
度支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漑田率有禁歲旱利不
均宜弛其禁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
禁慶曆中與角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

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
為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驥往
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又為河北轉運
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
甫泌夏安期皆為轉運使泌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
賞驥固辭不受願命推功與二人復為河北都轉運
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州卒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為政愛民謙已利物
有古道焉若旨浚泝河覲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
戢暴驥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

齊廓兄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列傳卷第六十

列傳卷第六十一

宋史三百二

開儀圖司上柱國錄軍國書事前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黎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吳鼎附

呂景初

馬遵附

吳及

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觀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

壽州有詩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潁

汝固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

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

史中使就營景靈宮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
 中侍御史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濬淮南
 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為之人思其
 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為三司度
 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
 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
 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即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
 格鬪狀被誣者徃徃釋去俗為之少變又民間數以
 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流海上民乃定仁宗即位遷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

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姦人偽為皇
 城司刺事卒嚇良民以取財臻購得其主名黥竄三
 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言
 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
 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言更仕宦書考無過者
 為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
 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跡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
 為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
 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眾掠之植劍于前曰攘一

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真
 州徙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
 為侍御史陝西用兵科斂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
 緋衣銀魚為開封府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六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戶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為三司益鐵副使時渭
 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
 戡相利害周詢是戩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天
 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

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
 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
 疆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俾吳
 楚蜀晉北捍獯粥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
 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推堅震敵庫府無空虛之弊
 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
 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闌茸者為偏裨以
 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
 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滄雜仕流以鐵為錢
 墮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齎糞蕩折恒產怨咨

四百九
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
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
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
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
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
內帑錢助闕陝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
德澤與民休息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
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久仕
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
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

補員瑕釁服輿臺者亦買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
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
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期預闈籍服武弁
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收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
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恥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
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
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
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
罕聞秦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

為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
行寢冗序遷者眾乃有地處蕃官秩為卿監而未歷
省府提轉則為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
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
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
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
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
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
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為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
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棄

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一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
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
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
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敷遣假以威權如祖
宗朝任郭進李漢超等關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
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
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
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
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
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為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

四百九十九
皇未免屈已為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
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侍吾所以待寇
而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減
三路兵馬之驚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
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
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
時侵軼侍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
所對多疎闊仁宗頗嘉周詢詳敏知息州張得一誅
坐失舉出知永興軍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差
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

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闌楯即視之乃周詢
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
通判襄州還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
言判三司開拆司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
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
歲將駿正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
且肯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
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
論事亡狀輒戒勵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既踈遠未

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
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
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
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
中書俟旨黷論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
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
許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揚旼安撫廣南東西路皆
許便宜行事黷言二人臨事指縱不一則下將無所
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
使眾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同脩起

居注徙判塩鐵句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義倉
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黷亦反復辨析卒不果行
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用
例論者以為非便黷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黷言
國初武臣宿將封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勛者不可
勝數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
之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脩省
之意擢知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遜英閣召侍臣講
讀而脩起居注官獨先出黷言召臣訪對動關政體
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遜英廷義

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黯當命辭即詆延年不才不宜汚侍從封詞目還中書命遂寢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為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黯奏劾廢終身福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黯奏以為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唯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群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黯知許州乃言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踈斥疑問如此嘗聞先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

見以防請託今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即時追寢前詔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黯輒答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黯內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等劾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行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為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黯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為請

字四百令九人
吳興才判

授他官黥言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
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
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許
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冒榮之律
乎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
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
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事詔非嫌名及二名
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
封府兩軍獄囚歲瘦死者眾而吏不任其責黥言吏
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者多少

而賞罰之府吏額七百人以罪廢復敘者皆數外補
之黥請敘者須有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已見人不
以為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傳堯俞諫
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黥剛復自任赦書下府
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為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
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
為群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黥言太師太
傅太保是為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為父師於義不
可蓋前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
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

宋史三百二
趙維新傳

字四百令九个
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黯遂巡引避黯言嘗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即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後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

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既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贈尚書禮部侍郎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下急初通判襄州

疑優人戲已以人齒噉之在開封為罪人所詈又噉以人齒言者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竒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具議以竒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群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

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群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息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賢院同

管勾國子監加史館脩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為鼎臣上京簡謫京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令孤岷錢徽事言臣為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贄何郊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寔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寔補御史鼎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寔為朋黨臣初被黜閱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

故在臣令男謀亟悉焚毀臣與寔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為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為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謀為郊社齋郎

鼎臣棣州人既逐京會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為相鼎臣先論竦在并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既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為河北體量安撫今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

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
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
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會書
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
貴妃薨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
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
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既追冊
為皇后又詔立忌日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
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

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
費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
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為不可况羸疾老怯
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
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
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
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
衆也議者屢以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媮安避
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
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

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
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
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
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
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
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
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
曰此陰盛陽微之誠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並建同
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
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咸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

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
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
勢時狄青為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為變景初
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為兵衆所
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
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為之計則人心不搖
國本固矣數請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彦博以青忠
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
如衆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
廷慮毋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

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
賈昌朝為之印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
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
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
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
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為江淮
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為副使入為言事御史
謫知宣州後復為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辛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
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為候

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為
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
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
仁宗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闈寺以及繼嗣事至
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
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
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

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
 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
 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
 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
 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
 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
 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
 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
 易悉數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
 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

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
 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
 以謂胎外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
 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
 一切權寵擅宮童幼實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
 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
 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
 校理踰月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
 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

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
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
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
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
教道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
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
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
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
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
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夫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

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 福祐明年遂權罷內臣
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空虛
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 凡請汰冗兵省冗官然
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
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
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
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
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
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
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

人為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
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劔為
國深恥沔繇此坐廢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
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
一路饑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隣郡為之閉糴
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
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隣州隣路災傷而輒閉糴論
如違制律久之遷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
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群臣上尊號出
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以御寶白劄子賜近侍家

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循苟簡具
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預遺法
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都知
任守忠陵轡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會諫官陳
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
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
起輒增注興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
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臺
諫而為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
為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

錄其弟齊為太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為檢法官三
司請重鑄鐵錢法正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
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為先安有高
下卒不為詘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為撫州判官
後知廣德縣縣有張王朝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
禁絕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為御史
奏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
中備儲貳初皇祐中賈昌朝一議置五輔郡設京畿
轉運使提點刑獄瀋為拱輔小師而論者謂宦官謀

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徵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
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若澄久請
易為三年宰相劉沆護拜溫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
道以為非典制數以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
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從
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
之差師道為置籍次第之召為益鐵判官道改兩浙
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後宮周
氏董氏生公主諸閤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禮以
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

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
徐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為陛下言之竊
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為才人不
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
以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
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
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
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
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
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

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
賦賦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
之事耶恐斜封墨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
有聲如雷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
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
為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
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
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
預為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
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

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入為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師道厲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即言或獨爭或列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官官石全彬閻士良升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嚴其課業而出絢邀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絢竒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

以事被繫既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逮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沿守備還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實臺省惡衍者指絢為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

漢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
 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咸城邠州者其人才可
 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邠州戒
 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
 復修起居注權判三司益鐵匄院復糾察在京刑獄
 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
 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
 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酒於酒邪改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
 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詎知蘇州未行卒

絢諱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
 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禩還獻賦大指言
 宜遠嬖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
 性嗜酒終以疾死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敏言邁與狄遵度遊遵
 度曰美才也其父裴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
 評事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
 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
 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
 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

不得其情輒釋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為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成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貧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遷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中立頗以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曆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為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候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曆初為侍御史特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益鐵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

運加按察使邈與張昱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
使京東歲餘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
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
郎中知延州卒邈疎爽有治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
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
繇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
闕宦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
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列傳卷第六十一

